

## 窗外又闻蟋蟀声

□方名列

光阴荏苒，不觉又到了“鸣蛩又报一年秋”的时节。每当夜深人静，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蟋蟀声，情不自禁地就把我带到了那捉蟋蟀的童趣时光。

儿时住的老墙门，同龄男孩不下十几个，而捉蟋蟀亦是男孩们的专利。每年立秋一过，“瞿瞿”声一响，我们就翻箱倒柜把去年藏着的蟋蟀笼找出来。蟋蟀笼是我们自己做的，用废弃的竹扫帚柄，锯下最上面略粗的竹筒，一头有节，一头无节，无节的一头作为蟋蟀进出的通道。一节竹筒可分两到三小段，也就是说可关两到三只蟋蟀。每段隔开处插有马口铁片，可上下移动，犹如房门。托在厂里上班的邻居叔叔用断钢锯条先在砂轮上磨成斜口，然后自己再在磨刀石上磨，做的小刀把每段竹筒的平面上刻成栅栏状，做成天窗，一可喂食，二可观察蟋蟀的活动，考究点的，再用木砂皮打磨，拿在手上比较光滑。蟋蟀笼用久了会发红，可说是有了“包浆”。

蟋蟀身体为黑褐色，触角很长，雄的尾部有两根毛，我们称之为“两枪”，雌的有三根毛，我们称为“三枪”。当然，捉蟋蟀主要捉的是雄的，鸣叫起来声音清脆响亮，打斗起来咬牙切齿地比输赢。看尾部，这是区别雌雄最简单的方法。也许是大自然的特意安排，田野上还有种草，叫蟋蟀草，它的茎叶略似狗尾巴草，惟穗可分为数枝，草之茎可分裂成丝状，用此草就可挑引蟋蟀的鸣叫和打斗。

每当空闲时间，我们就呼朋唤友，三五一伙捉蟋蟀，古城墙、后海塘、公园里到处都留下我们的足迹。捉蟋蟀第一要有耐心，你得蹑着脚步慢慢地靠近鸣叫的地方。蟋蟀也是很机灵的，你一发出声响，它就不叫了。那你得潜伏下来，切不可急躁，过会儿，蟋蟀听没有了响动，就又神气活现、精神抖擞地鸣叫起来。那时你就确定方位，轻轻地把上面的瓦砾、泥土、草块揭开。因蟋蟀的后腿善弹跳，你得眼疾手快，在它没起跳前稳准地把它捉住。斗蟋蟀亦有文章，斗之前我们会给它咬点辣椒，它感到嘴辣，斗起来就狠。晚来就把蟋蟀笼置于床边，伴着悠扬的蟋蟀声入梦，那感觉真妙。

有位小伙伴，名叫阿国，他的哥哥在杭城读书，暑假时给他带来了专门捕捉蟋蟀用的小网罩。我们一般捉的方法比较原始，直接用手捉，那样难免会弄伤蟋蟀，搞个缺胳膊断腿的，不但坏了卖相，更是直接影响战斗力。这个小网罩就专业得多，把蟋蟀罩住后，放进笼里，不会受伤。他哥哥见我们爱不释手，答应次年来时送我们每人一只。还给我们说，杭州有专门的蟋蟀市场，与蟋蟀有关的笼、罐等都有卖，连蟋蟀草也有卖。草也能卖钱？当时，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，长见识了。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夏天，不知问了多少遍阿国，你哥哥会来吗？而阿国总是卖关子，一会儿说他哥会来，一会儿又说不能来了，搞得我们心慌慌的。还好阿国的哥哥终于如期而至，且没有食言，高兴得我们拿着小网罩手舞足蹈。

乘凉时，听大人们说过，最凶狠的蟋蟀数“蛇丁”（宁波话蟋蟀叫丁狮子）、“材丁”。“蛇丁”就是蛇头上停着的蟋蟀，“材丁”就是棺材里骷髅头上停着的蟋蟀，当然，如果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蛇头上停着的蟋蟀，那真是“绝品”，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平时我们捉蟋蟀，小蛇倒碰到过，那小小的蛇头根本也停不下蟋蟀，对稍大的蛇，如见到小伙伴们早就一哄而散，落荒而逃，谁还会顾及蛇头上的蟋蟀。至于到坟地里去捉蟋蟀，听听也吓死，更不用说付之行动了。长大后，心想“蛇丁”、“材丁”可能都是传说，根本没有那回事。

蟋蟀，古人又叫促织，顾名思义，秋至，气候将转冷，督促你快点织布做衣，以免挨冻。记得儿时母亲问我们：你们知道蟋蟀鸣叫的意思吗？它在告诉我们要“粗麻粗织，细麻细织，弄件背单盖盖背脊”，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入秋要注意身体保暖。

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当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时，那就离冬天不远了。我们得收拾起蟋蟀笼，准备来年再派用场。



## 满架秋风扁豆花

□冷枫

郑板桥有一副著名的对子，写的是从前尚能谋得温饱的读书人家，庭院中种植菜肴扁豆的场景：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”。对子写得自然、朴实，以纯粹描摹的笔触营造出了春秋二季里的蔬菜风情。诗意清新，还透着一股子耕读人家安贫乐道、自给自足的情味。

然而我从这副对子里联想到的，却是自己小时候爱吃的扁豆。扁豆是百姓家常食用的秋日菜蔬。儿时住在墙院门中，对门住着祖父祖母，老人闲来无事，在后门口的一小块地上绑扎起几根毛竹竿子，略作架构，不多时日，仿佛变魔术般，就成了一处扁豆架。所谓“豆棚瓜架，闲说古话”，但祖母拾掇出来的扁豆架，凭你在架上是缠藤蔓枝、绿荫成阵，豆荚像小精灵似的纷纷露头，可惜因空间有限，占地很少，豆架之下根本坐不了几个人。于是我们几个孩子就站着，仰头看着，看那扁豆在暑气散、凉风至的初秋开出淡紫或纯白的花儿。花瓣玲珑，淡紫的多，白色的少，像小蝴蝶的翅膀，各自衬托在同样色泽鲜嫩的绿色叶片中。远观的话，美美的一片，叫人光是那样愣愣观望，都能眉目生辉。我那时候，没事就爱在豆架下观察，发现紫花结出的扁豆是紫红色的，白花最后结出的扁豆则是浅绿色的，倒也有趣。而今回想，更能理解郑燮“满架秋风”四字——真是扁豆豆角、任君摘食的预兆。

祖母做秋日里的时新菜，就喜欢炒扁豆，除此之外，她也乐于给一大家子人做“扁豆焖饭”。虽说是她忙活她的，我却总要碍手碍脚地站在旁边东看看，西看看，也“忙”得有些不亦乐乎。到了扁豆饭菜端上桌，我还纳闷：明明有的扁豆紫红，有的扁豆浅绿，怎么炒起来完全是一个味儿。我还自言自语质疑：“既然味道一样，干吗还分颜色。”祖母大概觉得小孩子问的问题无厘头，不答也罢。倒是一向不在进食时开口说话的祖父道了一句：“还是不同的，药用性不同。”

母亲要是买了扁豆，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差遣我找把小板凳坐下来，然后她会一小淘箩扁豆往我面前一搁。无需多言，我当时人虽小，就知道母亲要自己干什么了。不就是扯扁豆么——取出一个，掐掉扁豆两头伸长并凸起着的“头”和“尾”，连带着将豆子边侧的纤维状筋丝也扯掉。这活计一开始干起来还有点意思，但我很快就会厌倦，于是开始了胡乱鼓捣。比如把好好的扁豆一分为二，从中剖开，甚至还用小手指搂出里面的豆仁……气得母亲大骂：“你这是糟蹋！”我也不忿：“为什么别的豆就没这么麻烦，偏偏它要一个一个这样掐过？”母亲回答：“因为扁豆有毒。”我一听，赶紧扔下手中豆子，从板凳上跃起：“什么，有毒？有毒你还买回来烧着吃？”“掐掉这两头就没毒了！”长大后我才知道，母亲所说的“有毒”并非危言耸听，而后面的解释也同样有根据。扁豆还真是内含了像“皂素”、“红细胞凝集素”一类的天然毒素，且两端最多。其实说白了，很多豆荚类的蔬菜都有数量不等的毒素，但对人体不会产生什么影响。我这人比较惜命，打小如此，所以母亲一说有毒，就害怕。同时，也就老早记住了“扁豆有毒”的话。

我不是个擅长“素手弄羹汤”的人。扁豆落到我的手中，顶多做出一碗“炒扁豆”。但在我祖母或母亲那儿，那花色可多了去了。“腊肉炒扁豆”就是荤素食材互相搭配、相得益彰的典范。扁豆的口味原本素淡，有了腊肉的油脂浸润，便可互补。昔时，家中腊肉不常有，母亲就用香干、干张或素鸡炒扁豆，居然也很好吃，但咸淡要适宜，油也不能放太多，一多，容易叫人觉不出食材的鲜味。还有，扁豆炒老了也会失味。“扁豆炒红椒”乃是母亲的一道拿手好菜，我很爱吃。

“庭下秋风草欲平，年饥种豆绿成萌，白花青蔓高于屋，夜夜寒虫金石声。”儿时养成的口味偏好，大概一辈子也难改变。秋风一起，大众都趋之若鹜般去食那肥硕的大闸蟹了。我呢，还是记挂着朴素的扁豆呀……

总第6550期  
配图 方华  
投稿邮箱：  
essay@cnnb.com.cn

